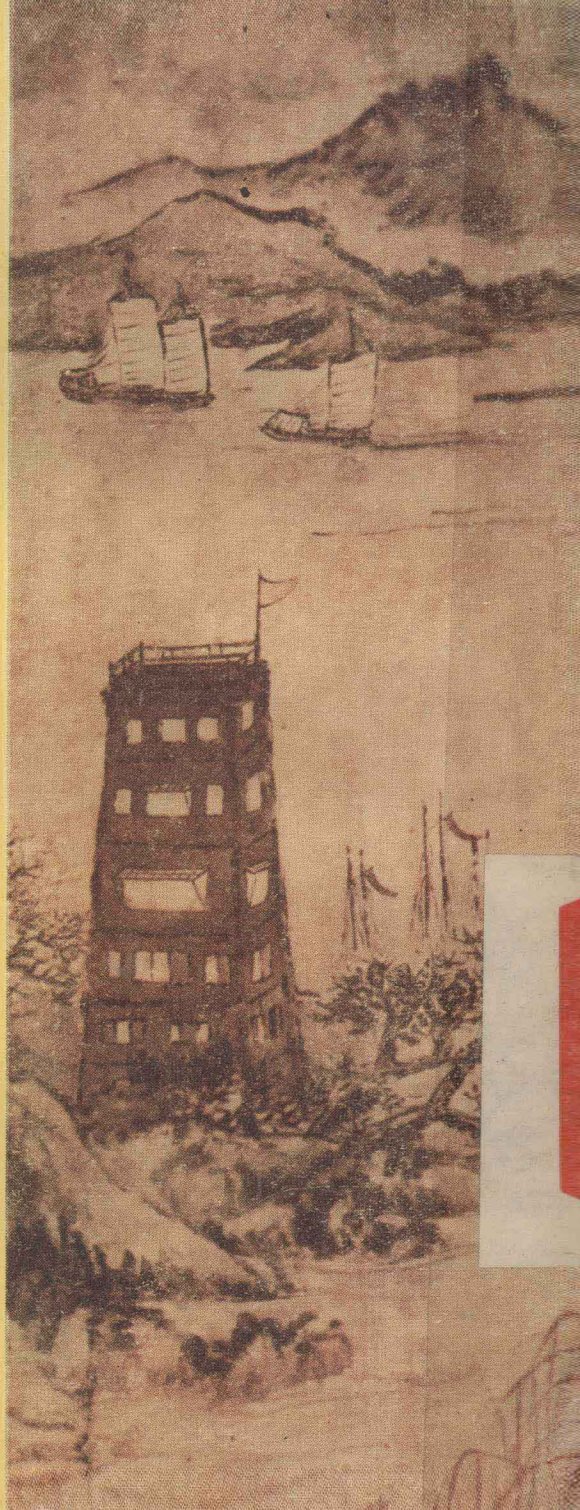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史記載訂謬集

羅爾綱著



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一集

太平天国史記載訂謬集

編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一集

太平天国史記載訂謬集

羅爾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二版

一九八五年五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5.625 印張 123,000 字

印數 14,001 — 16,630

書號 11002·20 定價 1.15 元

自序

滿清統治者與地主階級的文士所記載的太平天国史事，也正同他們所編造的太平天国史料一樣隨處都藏有虛偽的成分：有的是含血噴人，誣譏革命，例如殺人、放火、奸淫、擄掠都是滿清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幹的罪行，而滿清統治者反無恥地宣傳太平天国軍隊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有的是爲冒功起見而虛報事實，例如天京失陷後，守城軍隊一萬多人，大部分都得衝出，戰死的沒有多少，在城陷以前，全城人口，連居民在內也不過三萬人，而曾國藩向滿清政府報告，却虛報說攻破天京，殺了太平軍十多萬人。有的是爲要掩飾某一種行爲而把自己所做的罪行加到太平天国頭上去，例如在天京失陷之前，中外紛傳天京金銀如海，滿清政府正貪婪地垂涎着，而曾國藩的匪軍却把天京搶光了，放火燒了天京滅跡。曾國藩反向滿清政府報告，把放火燒天京的罪行推給太平天国。有的是捏造事跡來污辱革命領袖，例如洪秀全生活是極頂嚴肅的，而地主階級文士的記載却宣傳洪秀全是一個荒淫的惡徒。有的是要褒獎走狗而捏造事實的，例如張嘉祥在金田起義前一年多就投降了滿清，而地主階級的記載却捏造一段洪秀全金田起事，遣黨去招張嘉祥，張嘉祥拒不去，說：「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哉！」的假事跡來顯示張嘉祥的「忠義」。有的是知道革命黨中有某一個人物，從而杜撰出這一個

人物與洪秀全的關係，例如朱九濤是天地會的一個首領，在金田起義之後，率領天地會的一個山堂起義，當時滿清皇帝曾下令緝捕他，到太平天国乙榮五年，才在湖南戰敗被俘犧牲，而一般記載却杜撰說朱九濤創上帝會，洪秀全拜朱九濤爲師，因以其教起事，還有說朱九濤死，會衆推洪秀全作教主，都認爲太平天国起義的來源始自朱九濤。有的是臆造某一個當時人與太平天國的關係，例如所謂太平天国大司馬錢江、太平天国狀元王韜便是流傳得最普遍的例子。有的是捕風捉影，鋪張附會，例如東王楊秀清是廣西桂平縣平隘山人，他自述五歲死了父親，而滿清政府得了一個不正確的情報說楊秀清是那個在金田起義前六年抗糧被殺的湖南耒陽人楊大鵬的兒子，就下了一天趕六百里的緊急命令去湖南追究，致使當地的地主官僚與後來御用的史家鋪張附會，捏造了許多子虛烏有的事。有的是道聽塗說，自己不但不去辨別事實的真假，反從而捏造許多事跡，例如北伐援軍有一個中級軍官黃生才，在山東戰敗，逃至觀城孔家集被捕，當時滿清山東省有一個州縣官叫做姚憲之的，他大約是誤聽傳聞說黃生才是北伐援軍的主帥，他寫了一部「粵匪滋擾南北紀略」，不僅把他誤聽的傳聞寫到他的記載上去，並且在太平天国史裏面給黃生才捏造了許多假事，使這一個無名的中級軍官適合於作爲北伐援軍的主帥。

諸如此類的虛假的例子，一時是舉不盡的。我們從上面所舉的例子看來，就可知道在滿清統治者與地主階級文士所記載的太平天国史事裏，是存在着不少的虛僞成分的，而其虛僞的內容，却有種種不同的情況。那末，這些虛僞的史事必須予以澄清，這當然是我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這些虛假的記載裏面，我最初發現的就是地主階級文士所捏造的張嘉祥與洪秀全關係的一段假

事跡。說起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有一天，我偶然在書箱裏翻出一本殘破的「光緒貴縣志」，翻開一看，就看見一篇「張嘉祥傳」。張嘉祥是清道光末年在貴縣一帶起義的農民領袖，在金田起義前一年叛變，投降了滿清，改名張國樑，與太平天国對抗，率領江南大營，圍困天京，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忠王李秀成把他打敗，趕落丹陽南門河淹死。張嘉祥在貴縣起義時期，曾經對貴縣地主階級進行過清算，所以「光緒貴縣志」便把他寫成一個綁票勒贖、打家劫舍的強盜。我看了「光緒貴縣志」這篇傳記，使我想起了以前讀過的薛福成的「張忠武公逸事」，在薛福成那篇傳記裏面，却給張嘉祥捏造了許多事跡，把他寫成被迫上梁山的好漢。我們知道「光緒貴縣志」是從農民造反這一個角度來看張嘉祥的，所以對他深惡痛恨，把他寫成強盜；薛福成却是從地主階級的忠犬這一個角度來看張嘉祥的，所以對他加以褒獎，把他寫成好漢。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說來是一致的。所以我對地方志把張嘉祥寫成強盜，地主階級文士把他寫作好漢，認為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但引起我注意的却是薛福成給張嘉祥捏造的那許多事跡，特別是那一件所謂張嘉祥拒洪秀全招致之說，在事件發生的時間上，就完全可以證實薛福成的虛謬，使我起了「訂謬」之念。就從那一天，那一篇小小的考證開始了我對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此後二十多年，我的工作始終在辨僞、訂謬、考信的路上走。這在我不能不說是一個好開端吧。

今天檢查我過去做的太平天国史事考據工作所用的方法，都是古老的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我是從時間、地點、人事等等方面提出證據來證明虛謬。這一種方法，從實際出發，依靠證據，實事求是地去鑑定史料或史事的真僞。但是它却不能從全面的發展上去看問題，因此，在比較簡單的事件上，是

可以解決問題的，但遇到了複雜的事件，就往往受着一定的局限，不能深入。研究歷史，要想深入去發掘歷史事件的內容，非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立場不可。例如我從前寫「黃畹考」，只能夠考證到上書太平天國的黃畹就是王韜為止，今天看問題的方法不同了，我已經能夠進一步去從王韜做英國侵略者十年走狗的社會關係，以及他上書太平天国前後種種行動，初步分析出他為什麼上書太平天国的原因。又如我從前寫的一篇「世傳太平軍奸淫掠殺考謬」，雖然我在那篇論文中，極力在替太平軍辨誣，指出奸淫掠殺的乃是滿清統治者，但我却不能進一步去全面了解問題。到今天，我重讀會國藩「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才恍然大悟，大殺、大燒正是當時滿清統治者進攻太平天国的一個毒辣的政策，從而對問題也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所以要全面的深入的去發掘歷史事件的內容，就非掌握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立場這一個武器不可。這是我今天檢查過去的工作得到的深切的認識。

這一本集子，是我寫的「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一集，都是對滿清統治者與地主階級文士所記載的太平天国史事的訂謬論文，所以叫做「記載訂謬集」。集內共收論文八篇，都是從前寫的論文，而現在編集的時候，經過改寫的。如果說這幾篇論文可以作為訂謬舉例來看的話，那末，給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和讀者對同類的問題將會起一些啓發的作用吧。

我今天還談不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立場，所以我修改舊作還欠缺能力，其中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多多指教！

凡 例

一、凡太平天国改字都照寫，如改「國」爲「国」，改「丑」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等都照寫。惟僞託文件原作「國」的，則照寫作「國」。

二、凡引文中，太平天国原來改的字都照寫，必要時在改字之下註明原字。

三、凡反動方面記載所稱謂太平天国的名詞，如「長毛」、「粵匪」、「叛徒」等，以及其他誣譏的地方，引用原文時都照舊不改。因爲我們引用反動方面的記載，是掌握着階級分析方法，目的是去僞存真，以考出真確的史實，而從這些反革命分子所加於太平天国的污辱名詞及誣譏之處，更可以使我們看清楚反革命分子的反動立場；如果我們把這些部分改掉，反使反革命分子的立場不明了。

四、凡考據歷史，與撰述歷史不同；撰述歷史，必須把材料消化，融會貫通，最忌材料堆砌；考據歷史，却必須羅列材料以爲證據，材料愈多，結論就愈站得住。就研究歷史的程序來說，也必須先有對歷史問題及史料鑑定的詳細考證，然後才能進一步做融會貫通的撰述歷史的工作。本書是對史料和史事的辨僞、考據工作，所以證據不厭求詳，把蒐羅得來的證據都一一羅列出來，以供讀者評斷。

五、凡引文一律低三格排（倘引文太長須分段的，則第一行低五格排，第二行以後低三格排）。凡解釋引文的正文，或繼續援引證據的正文都頂格寫，不另起一段。

六、凡引文應特別注意之處，都加重點。

七、凡係著者在引文中所加的字用「」符號表示；著者加註的字句則用（）符號，並加「綱案」字樣，以與原文分別。

目次

自序

凡例

滿清統治階級誣讎太平軍殺人放火奸淫擄掠考謬

曾國藩奏報攻陷天京事考謬

朱九濤考

錢江考

黃畹考

張嘉祥與洪秀全關係說考謬

楊秀清家世傳說考謬

沿訛襲謬舉例

重印題記

九

四七

六一

八〇

一一

一四〇

一四六

一六〇

一七一

滿清統治階級誣衊太平軍殺人放火奸淫擄掠考謬

一 這是剝削階級捏造事實污辱革命的一個例子

剝削階級不僅是曲解歷史，抹殺勞動人民的歷史，而且是捏造事實無恥地誣衊革命，古今中外不少事例可以說明這一件事實。例如滿清統治階級捏造事實大吹大擂宣傳太平軍殺人放火奸淫擄掠進行污辱太平天国，便是其中的一個顯著的例子。

滿清統治階級用「長毛」這一個名詞來污辱太平天国，捏造出許許多多「長毛」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事件，宣傳太平天国殘暴不道，窮凶極惡，製造成一種恐怖的局面，使人民覺得太平天国像洪水猛獸般的可怕，以減弱革命的勢力，從而對革命進行打擊，以達到維護它本階級的安全。

果然，在滿清統治階級此種對太平天国極肆其誣衊、詆毀的伎倆之下，造成了普遍的恐怖心理，使一部分人一見太平軍到來，就紛紛投水、跳井、上吊自殺。當時江蘇、浙江等地戰時死亡的慘重，便完全是受了滿清統治階級的欺騙。一直到了幾十年之後，「長毛來了！」這一句話，在有些地方，還用來嚇唬小孩子。「長毛」這一個名詞，還用來做罵人殘暴的名詞。

其實，太平天國的軍隊是一個愛人民的軍隊。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罪行都是滿清軍隊、曾國藩、

李鴻章等率領的地主武裝和英、美、法侵略者做的。殘暴不道，窮凶極惡的不是別人，正是滿清統治者和英、美、法的侵略者自己。但是，滿清統治階級反無恥地宣傳太平天国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捏造、歪曲了歷史事實。

今天文獻俱在，真實的歷史，昭然共見。這一件滿清統治階級誣譏太平天国，歪曲歷史事實的謬說，我們是必須要把它澄清的。

二 太平軍是一個軍紀嚴明愛護人民的軍隊

首先我們要提出證據從積極方面證明太平天國的軍隊乃是一個軍紀嚴明愛護人民的軍隊。

太平天国起義金田，弔民伐罪，軍紀嚴明，軍行所至，居民安堵。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豐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年）夏，北出湖南，當時滿清軍隊對抗太平軍的，綠營則拉民夫，佔民房，騷擾人民，潮勇則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於是湖南人民都稱頌太平軍而仇恨滿清軍隊。曾國藩「與張石卿制軍書」○記其事說：

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姦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

他「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①又說：

潮勇在楚，姦淫搶掠誠所不免。……近因惡潮勇之故，遂有一種謠言稱頌粵寇，反謂其不姦淫，反謂其不焚掠，反謂其不屠戮，愚民無知，一唱百和。

我們從曾國藩的自供，可見當時太平軍紀律的嚴明，得湖南人民的愛戴。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正月，大軍下江南，勞光泰「鄂城表忠詩」記太平軍經過蕪州情形，他在詩序中說道：

蕪州……自元迄明屢遭兵燹。癸丑入日，粵匪過此僅殺一人，燬房屋亦僅數十間，居民殊不驚擾。余以催鹽後到，停舟三日，見而有喜，三和淵明「贈羊長史」。

詩句有說：

今年過粵寇，不見有荒蕪，殺鮮燬亦鮮，居民多歡娛。

我們要知道，當太平軍進兵蕪州時，那城還在清軍之手。那一個被殺的人，不是滿清的官員，就是土豪惡霸，被燬的房屋也就是那些官僚惡霸的房屋。而對人民則極力加以保護，所以在戰爭的狀況下，幾十萬大軍壓境，居然使得「居民多歡娛」，「殊不驚擾」。則太平軍對人民是如何的愛護就可想而知了。

① 見「曾國藩書札」卷二。

二月，大軍入南京，據東王楊秀清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四月誥諭天京城廂內外兄弟姊妹①一文追叙前事說：

照得本軍師恭承天命，輔佐真主，掃清宇宙，於去春會統百萬雄師，直搗建業，城破之日，本軍師號令森嚴，約束兵士，只准誅戮妖魔之官兵，不許妄殺良民一人。此時兵士謹遵天令，爾城廂內外兄弟姊妹保全性命者，不下數十萬，是本軍師上體天父好生之心，我主海底之量，行此仁義之師，以斬邪留正也。

楊秀清說的話的真實，考當時在南京親見太平軍入城的人的記載，如胡恩燮「患難一家言」、汪士鐸「乙丙日記」、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張炳垣文存」、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等書都可以作證。在汪士鐸「乙丙日記」裏面記有一段親見太平軍入城時的情況，更使我們想見當年太平軍的整肅，他說：

大功坊一帶，賊騎如雲，至城外不絕。藩庫左右元寶遺棄滿路，人無顧者。賊皆紅巾，短衣窄袖，或紅或黑，赤足，紅綠長巾，又以花巾繞項，持刀矛，或騎，或步，亦間有戴竹盔者。以二十五人爲一隊，隊伍甚肅。

汪士鐸又記太平軍入城後第三日他去拜兄弟的情況說：

① 案此諭鈔本現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此據朱慶永先生所贈照片著錄。

十三日辰……時聞里人多往拜弟兄者，其儀並不拜，只一通姓名，即給一紅布掛衣上，即可出入里巷無阻礙。遂……至白酒坊婁宅，見來者如蟻，有持小紅布而去者，有來者。

據此知太平軍入城的時候，兵馬如雲，二十五人一隊，隊伍十分整肅。藩庫（滿清江寧布政司藏銀的庫）附近，元寶（銀兩）拋棄滿路，太平軍沒有一人去拾取。到了克城後第三天，秩序大定，居民拜兄弟後，掛上紅布，便可以出入里巷通行無阻了。太平軍紀律這樣的整肅，秩序恢復得這樣快，所以當日南京人民，大家都「乍見紅巾道恭喜，製巾不及裹紅布，覓布不及裹紅紙」^①，那樣踴躍的加入太平天国，熱烈的擁護太平天国了。

這一年七月，太平軍經略安徽，軍經大通鎮，滿清方面接情報說：

咸豐三年七月十八日漂陽縣稟：「昨接大通信云，初七八日上去賊船有六百餘隻，因風逆不順，停泊江內，有賊船頭目二名，……帶領逆賊四百餘名，……手執鎗刀，擺對上街，告知居民舖戶，不必驚惶。買辦物件，均各照市價付給，並無滋擾」^②。

這真個做到軍行所至，居民安堵的地步了。這種軍隊，自爲人民所歡迎。故當大軍東下時，長江南北人民紛紛歸附，郊迎犒師，海虞學釣翁「粵氛紀事詩」^③有句說：

① 見馬壽齡「金陵癸甲新樂府五十首」「當聖兵」。

② 見「粵匪雜錄」。

③ 同上。

偽歷傳來偽詔張，公然順字貼門牆，紛紛送款甘從逆，藉寇兵還資盜糧。

自註說：

賊由九江東下，皖省各處紛傳偽詔，官府告示，止用短條，不寫咸豐年號，稱賊爲西兵西騎。甚至紳士脅其令長，預造煙戶冊，欲俟賊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冊納印者，有門首黏一黃紙順字者，有箕斂銀錢糧米食物餽送者。聞有某處餽物甚微，而有生薑山藥併裝一桶，用黃紙糊之，賊嘉而受納。揚州餽銀若干兩，由江壽民送去。蘇州效餽銀，爲向督師遏截遣還，遂與楊署督聯銜勸諭練勇需餉示內叙及此事。

其後入江西，贛省人民也紛紛餽糧迎師，且有逮捕滿清官員等待太平軍到來的。清咸豐三年八月甲戌咸豐諭軍機大臣等○說：

沈兆霖奏遵查賊匪所過地方滋擾情形一摺，據稱專遣家丁至南康府城探詢，五月十四日，賊船尚未到城，即有居民百餘人將署星子縣知縣羅雲錦擁至城內偏東之同善堂看守，隨即刼獄放出監犯。十五日署知府恭安往城隍廟行香，居民又擁至同善堂與署知縣一同拘管。十六日，賊船到南門外，未及登岸，居民即將守令獻出，並餽賊銀米雞豚等物。都司胡瑤林乘馬出城，亦被居民圍住，執送賊船。

○ 見「咸豐東華續錄」卷二十六。